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三

宮殿

詩十七首

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之曰翊聖侯德真君傳云太宗皇帝遣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也真君忽降言曰此地乃建宮關

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

者學書判唐有書判按奉科近亦知問因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

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譬如倦行客中

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憇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

始嚶吻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

差抽

次公史記周帝葬橋山在今寧州真寧縣先生此詩乃癸卯年之秋中歲嘉祐八年上宗皇帝二月上仙十月葬于

永昭陵方秋時乃府縣王事誰敢愬民勞更宜羞中間罹旱

應副山陵事所需也 嘆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

苗堰旋插修次公前漢溝洫志武帝欲口噴林竹方捷石苗捷音

水弱補補令密謂之捷師古曰石苗者謂插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

塞也竟卿城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多致論設橋

前以是破產者相繼也先生編問諸老校之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

若渭河未漲操棧者時佳止可無重費蓋波患其乘渭河之泰多

方害之耳先生即修橋規使橋前自擇水工批竹對之食不飽

行无虞乃言於府事得係請自是橋前之害減半幸已過朽鈍不任鏖秋風欲吹帽厚晉書九月九日桓温燕

破嘉菊佳節迫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上帝高居愍世頑纒退之哭孔水詩故留瓊館在凡間青

山九瓊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論語云作者七人庭下

洞霄宮時晦真憶錄云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

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鷄翻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鷄仔搜

清溪諸山洵往有乳窟之中多下泉交流中存白鷄如鴉

按仙經編幅一名仙鼠千歲之後体白如雪棲則倒懸云俾轉軒使

若絕代語編幅自開而東謂之鷄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

苦駐顏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厚曰東軒筆錄

城西西蘇村謂之西太一熙寧初詔作

聖主新除祕祝纒文帝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

取之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厚

郊初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

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為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

繼二輔黃圖曰壽宮北宮有神仙居壽宮張羽旗設

洪具以祀神二明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幃帳皆動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厚金童道家有言散花玉女侍

香夜禮罷祝融參乘祝融警而踰御方清氣氛而後行次公左

傳有朝必乘乘選 前驅已過衡湘

解劍獨行殘月則有劍之儀矣披衣困卧清風夢蝶猶飛

旅枕也不知周也竟則讓二然胡蝶粥魚已響枯桐

陂水初含曉綠稻花半作秋香皂蓋却迎朝日乃太守之

製杜詩未審駐皂蓋又云皂蓋能紅雲止遠官墻子自退之詩欲知花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漁樵厚揚雄長揚賦子有不

晉陽宣為一門事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云我宣政聊同五

日朝正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

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甚矣吾衰也又曰刀筆從

來錯料堯程前漢方与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魚少然奇士

至是乎居頃之昌為相相既行父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晉陽語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起得好 月上九門開王逸曰天門九有九重星河遠露臺師故事上元

其至高丈餘漫人君方枕中夢匪大平廣記有客於邯鄲逆旅遇

妓女比日列其上我亦化人來援周穆王枕化人之法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數十年光動仙毬絕香餘步輦回山上元端門放燈至夜闌絲

樂帝之所居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為陪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闔言曰城郭如故人民非也舊踏松枝雨露

新半白不羞垂領髮賦素髮颯颯以垂領軟紅猶恋屬車塵

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次公司馬相如諫射獵

書云不犯屬車之清塵又杜詩豈无結紹血零洒屬車塵安國二輔舊事云

有副車八十一乘隨之不雨收九陌豐登後長安城中八街九

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

禮部侍郎雅精意以言子曰禮下明按年譜元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

霜凝簷首泣微温適此移文並拜廷中地比日温相小語道之

病貧賜茗浮銅葉次公梅聖俞詩云床深客小語桃密漏陽

有人傑坐知羞虜是遊魂魏文帝善哉行假象遊魂魚

次韻蔣穎叔二首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簧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

祝融驂乘破朝寒次公原遠游賦風伯為余前驅

英姿連壁從多士蘇晉書夏民甚與善每

爾金知八鸞謝靈運之荆章唱和詩序鏗銷發金石

頗牧時穎叔新除熙河帥以公廉頗李牧皆古之良將也唐里誠為

上曰吾不意頗故在五禁路人莫作老儒看

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阮也馬援傳曰武帝時善相馬東門京鑄作銅馬法

時夢碧雞坊次公漢有金馬門待詔者在馬坊李士謂之

雪銷殘臘煙波寫故鄉次公史記秦皇每破諸侯之國

自容與立馬久回翔命工入寫其宮室於宮中寫之

乞與二韓使厚二韓使

新圖到樂浪時馬融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書以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疎星透建章

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

千門万户宮在未央西長安城外

翊聖保德傳云張守真朝玉皇大殿觀其扁曰通明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通明之誼切所未喻敢祈真教真君曰上帝上升金殿之光明照於帝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故為通明殿翼聖傳載玉帝坐外常有紅雲擁之金真仙亦不得見其向也一朵紅雲捧玉皇次公通明玉帝殿名也

薄雪初銷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續仙傳許宣平傳云嘗負薪以賣掛一花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吾君勤儉倡優拙厚史記秦昭王謂范雎曰吾聞之楚之鐵劔利而唱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次公杜詩絺衣挂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待燕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蓋尚矣

前漢東方朔伏日詔賜從官肉朔獨拔劍割肉太官奏之朔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求安宮今夔之永安門千古陵谷變任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

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續先主伐吳與吳軍相拒於夷陵吳陸議大破先主

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續蜀負旆敗諸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渚宮字仁子由同賦此詩云楚塞多秋水荆王有故宮又云湘東晉宗子高氏楚元戎擊刃長十尺開亭費方工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湘東王高氏一王臺閣已鹵莽續謂六國時楚也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

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當時高氏郢人架宮殿意思妙絕般與倅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

燕趙千蛾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續秦始皇帝命王剪伐楚滅之

西來取鍾簾故宮未黍秋離離續秦始皇帝命王剪伐楚滅之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廟宮室及為禾黍詩云彼黍離離空野向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

下野鴨浮清漪綠窻朱戶春書閉想見深屋彈朱絲腐
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
窻無紙風颺颺陳公蹤迹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
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為我訪遺迹
草中應有湘東碑

省字 詩八首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馮顛父已歎殘雪

馮顛言馮唐也唐白首為郎故尔

我眼何曾眩落暉

厚

王戎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

朔野按行猶雀躍

次公莊子鴻蒙方將掛網雀躍

而東臺瞑坐覺鳥飛

道家有鳥飛入兜宮之說次公東臺給事

謾誇年少容書在

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若闔樽前舉世

稀厚劉禹錫詩休論世外并沉事且聞樽前見在身

待向松陽求水竹

松陽人也一犁

煙雨伴公歸

和三舍人省上

二月二十九日作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

蘇杜詩翻手作雲覆手為雨紛人輕薄何須

幾况如一夢墮枕中

厚太平廣記有客於麻州道旅遇呂仙翁

却見三賢起江右

謂子貢曰汝器也出何器也曰瑚璉也 嗟君妙質昏瑚璉

謂子貢曰汝器也出何器也曰瑚璉也

厚公詩云維南有箕

翠輦朝宣光

宮室名有宣光殿 武皇已老白雲鄉

祝堯曰十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成帝悅趙婕妤好謂為溫柔鄉謂樊姬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

求白雲鄉也

正與群帝駢龍翔

羣帝駢龍翔 獨留杞梓扶明堂

鄉也

次韻劉貢父省上

密雲今日破郊西
韓愈詩
易密雲不踈雨
備備未作泥
郊老唐

輕寒著背兩妻人 要及清閑同笑語 行看衰病費扶携 花

前白酒傾雲液 次公梁劉孝標啓云 戶外青驄響月題

不用臨風苦揮淚 君家自與竹林 莊子齊之以月題 疏月題 額上當顯形以月者也

齊 齊人存晉書阮籍與山濤王戎輩為竹林之遊而籍兄子咸與焉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 次公曹守言劉貢父也膠西則先生自言其為密州也 共厭餽糟與

汨泥 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醪 自古赤丸

成習俗 厚西漢朱博傳求始間長年問里少年群輩殺吏 因公

黃犢免提攜 援龔遂公民賣劍買牛賣刀 生還各有青山興

病起猶能小字題 莫怪歌呼數相和 續曹參聞相舍後園更

曾將獄市寄全齊 真其父為曹州盜賊皆奔鄰境蓋嘗有詩

呼與相和 何將竟使者召參參亦屬其後 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二首

江湖流落豈關天 禁省相望亦偶然 等是新年未相見

此身應坐不歸田 次公張平子 有歸田賦

白髮蒼顏五十三 按年譜云元祐三年戊辰 家人強遣

試春衫 朝回兩袖天香滿 師村詩朝罷香煙攜滿袖 蔣

上銀幡 笑阿咸 次公阿咸杜位也乃老杜之後子老杜於杜位 宅守歲詩曰守歲阿咸家 銀幡則元日所賜者

師沈和明兄 子咸為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 坐看春闌鏢醉翁 師歐陽永叔自号醉翁 嘉祐中知貢舉

白髮門生幾人在 却將新句調兒童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 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鏢

院是日苦寒 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踈踈點玉堂 朝日玉堂詩見和 詞頭夜下攬衣忙

援謝惠連雪賦 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歐陽
微霰集密雪下 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厚劉禹
公詩云宮壺 日賜新發 人無睡 到天明 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應詩令之題東
若嫌松桂寒 任逐桑榆暖

陵廟 詩四首

白帝廟

續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改夔子國 爲白帝城漢光武遣岑彭討滅之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
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
問風俗涕泗閱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
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
廟閔默愧當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都真壯士
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

儀在門楮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恍說富神姦深

淵鬣鱗橫去

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見

昌銅鈎

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銀守李冰降毒龍

息 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覩荆巫間

神子仁宋玉神女賦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 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鄉旦爲行云暮爲行雨朝二暮一陽臺之下

神仙豈在猛玉坐幽且閑飄蕭駕風馭頌節朝天關倏

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

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江夜

潭淨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

黃牛廟

子仁黃牛山下有離名黃牛離南岸重岳嶺巔起高崖 間有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人迹幽絕莫得而究焉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續詩院彼牽廟前行
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
崖四蹄脫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

穎大夫廟

穎考叔也廟在汝州穎橋
事見新蔡送程朝奉注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

夫言一作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旁孤塚古隧有殘坎謝

鄭莊公闕地及泉隧
而與其母相見者也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

言脫衣徒勇敢子仁秦始皇母后於雍諫者輒殺于井幹闕

下為事而有迂母之名忍諸侯由此倍
秦始主即駕輿與勃鬱虛心親迎其母

墳塋 詩三首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詩得德林
各詩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師公羊傳二十二年秦伯伐邲百甲子與賽叔子諫

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續許我於二親墓所刊植松

助祭有馴鳥續蕭放居喪庐前有一慈鳥

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公

遙知鄰里化醉叟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續宋司馬桓雅為石榭三今師鄭大夫厚晉杜

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連山縣南北之正而

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隧道推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

無珍室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而不必取有水自然之石以為家

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置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動

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光不知徂歲小空覺老松

梧及禮傳家法版圖次公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
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定

京兆阡涉慕之遂買地開道立表署
會看千家誅木杪見龜
日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跌續電碑制也喪葬今五品以上嚙首龜跌
子龜王直方詩文發源云龜跌碑座者也

葉待制求先墳求墓亭詩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厚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以
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厚

延年詩立空延流森然下喬木其下維德人厚公德人指言

子德人者居議尋仙招隱淪佳哉鬱葱葱厚後漢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向見

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厚前漢揚傳云家方隆

新松無鹿觸厚思成堂詩中舊栢有烏馴厚北史蕭放字希

葉乃肯春厚晉書王哀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哀常至墓所拜跪

淚葉長不乾云北山有葉葉

居室 詩十四首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厚題名承禧為公同年

芙蓉仙人石曼卿舊游處厚石曼卿嘗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

泥裏桃核為彈拋厚於山嶺之上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綉厚

桃核裏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綉倚天

照海花無數厚金湖利術云懸崖峭壁人迹所不至如以黃泥裏

暢茂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厚流蘇五采錯

雜而垂之厚虞快疑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

要注曰凡下垂為蘇厚後漢王喬傳喬為葉令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

成墳厚當時醉卧動千日厚子仁中山有千日酒飲之輒昏醉千日

醉在日謂此也厚博物志刘玄石善飲或飲以千日酒歸不醒以

至今石縫餘糟醕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

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次公自首句至此皆以言石曼卿也我來

取酒醉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為

瀾翻松為舞林仁傳灼錄乾闥婆王奏樂亦直得爾來心賞復

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次公此以言蔡景繁為使來獨臨斷

岸撫出日師秦始皇造石橋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

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顧退之詩杖鍾玉版聲長篇小字

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淒楚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江風

海雨入牙頰歐夫松陵詩集漁具詩序云江風海雨似聽石室

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

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閉閣放柳枝羅白樂天既

會經費去長物妓有髮素者年一十餘絳之有歌弄態善唱楊柳村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聞路下籍在經費中將故之慘然防下不

忍去樂天慙然不能對遂依不能忘情吟次公今年洗心參佛

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

詩東海桑田真旦暮腰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

於往日會時畧半日且豈將復為陵陸乎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脩水上繩脩水在南種此

一雙玉數船與之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成莫犯十畝森似束

元稹詩建昌宮中滿宮竹歲久亦入森似束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

鳴野人留我宿裝回不忍去微月掛喬木遙想他年歸

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存仁韋蘇州詩那

床眠兄共公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塔所棲率卧聽鄰寺鐘書

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楯者為椽

窻有殘燭

遷居一首并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十二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峯之上新居成度幾其少安乎

古白鶴峯其基如蒼蒼新居至明年乃成靈白鶴故居圖嘉祐寺在歸善縣東白鶴峯南也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

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憇已買

白鶴峯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厚杜詩七星在北雪浪

舞吾砒次公浪謂之舞字出杜牧詩云弄水庭前溪風韻翠綃舞青山滿墻頭髮鬢幾雲

髻次公古陌上桑云頭上後墮髮而髻髻也雖慙抱朴子金鼎酒蟬蛻

厚抱朴子按仙經云上上李形昇虛謂之天仙中上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抱朴子內篇曰按黃帝九鼎神

丹經曰黃帝服以升仙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告之也猶賢柳柳州道至重苟非其人金積金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

廟俎薦丹荔柳子厚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池特退之為吾

生本無待俯仰于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佛以

世為劫念之成劫言光景之速也道以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蛟

劫世界為劫之有際言物各有世界也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蛟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生白鶴故居圖程氏林行婆居皆在劫居之西

林行婆家初閉戶厚傳灯錄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師云云云云云云

到日告便送去也非苦人前注非也翟夫子舍尚留閑連娟

缺月黃昏後厚退之秋懷詩寒雞縹緲新紫翠間

山色也杜牧云千峯橫紫縹緲紫翠間紫翠間

翠徑杜詩築居仙縹緲紫翠間紫翠間

割愁還有劍芒山柳子厚云海上人峯若劍芒秋中原北望

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外志杜詩村春兩甕間畢卓防

偷酒蘇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醉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

壁後壓衡不點燈厚西京雜記匡衡好讀書家貧待鑿平江

百尺井厚盧全詩轉轆無繩井要分清暑一壺冰厚鮑明

如玉壺冰厚按先生又有白鶴山新居鑿井四佐卿恐是歸來

鶴厚廣德神異錄大室中玄宗獵於沙苑有孤鶴帝射之鶴中箭西

至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為飛矢所中以前掛于壁且曰後箭主到此

付之後明皇幸蜀遊於觀中識其箭曰此吾沙苑所射鶴箭乃知是

佐卿次律寧非過去僧厚明皇雜錄開元中房中宰相盧氏與道

馬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他日莫尋

玉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厚杜詩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

无宅如粲也厚昭襄陽記王粲前先生詩意蓋以夢中來惠州初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厚在清詩十年蹤跡滯錯落碼碯盤厚唐書裴

金收碎寒厚西陽雜記魏明帝時昆明國貢碧寒鳥常吐金如

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厚行路難言悲傷山路艱難及別

詩人因多感花發憶兩京厚杜詩春日春盤細石榴有

正色厚莊子四者皆玉樹其虛名厚杜詩此暗使揚雄事雄作

霜中並黃更盤照重九厚蘇詩粲粲秋菊花卓為

左思論揚雄下樹之名為虛名也

今先生因下樹之名為虛名也

長安志引南陽宮記曰日泉宮北有石榴樹全謂之玉樹根幹盤峙者

舊相傳咸以為法蘭神日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則玉樹又假名矣

左思論揚雄下樹之名為虛名也

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墻誰云三伏熱止須一杯涼先
生坐忍渴群輩自披猖此北史王暕傳帝欲以暕為侍中暕
地眾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思私何由可保乃一披猖求足
在後須飲者畢乃進

先生飯土塼續韓子堯舜飯土塼無物與劉义續唐書刘义持韓愈金穀斤去曰此

若与刘若為壽諷臺中人得尔不何以娛醉客時嗅砌下花井水分西鄰

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致約按先生在西惠州与廣西憲曹司

一行脚僧但喫些酒肉日熱帖云某惟少子随侍全是一

東齋手種栢公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捺節為遮藏桓司馬應是桓雅也有墓在徐州子也史記孔子出家孔子適宋与弟于習孔大樹下宋司馬桓雅必殺孔子技其樹夫子遂去今詩盖用此也趙注妄引桓雅在徐州所種栢在具墓下誤矣所謂知有桓司馬云者恐栢樹遭伐故避護之耳詩味其一篇大意可見也

近聞南臺松新枝出餘儂年來此懷抱豈敢驚凡下厚

了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去各曰凡上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有大凡之亡不足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之由是觀之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厚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厦千万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

頭風雨不動安如山厚揚子曰震檀栽與籠竹小詩亦可求

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幘幘也厚杜甫南軒何少府筍負攬栽絕句云飽聞指水三年大与致溪

次公杜甫南軒何少府筍負攬栽絕句云飽聞指水三年大与致溪

亭之出縣高又堂成詩置林時尚欲煩貳師刺山出飛流厚

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厚應須鑿百井兩繩載一牛

書二師將軍李廣利師行五厚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水接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厚幽居亂蛙聒生理半人禽楚然已可喜厚莊子逃空虛者

况聞絃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厚詩青青子衿

也李予之且欣習齊休厚孟子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使其齊所服也未敢笑越吟厚史記莊王曰越人之仕楚在病楚王曰越人之得已不可

聽之則直為越聲也九齡起韶石次公唐張九齡韶州曲江姜子家日南

次公姜子姜公輔也有南才數人詳見德宗器之乃愛州日南人吾道無南北高傳月錄第二

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若何為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

欲橫參荆棘短墻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

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次公杜詩泉声勝玉琴

新居

朝陽入北林厚古樂府吳子夜四竹樹散疎影子仁杜詩月

短籬尋文間我無窮境舊居纔一席逐客猶遭屏結

茆得茲地翳翳村巷永厚陶淵明歸去來數朝風雨涼

菊發新穎次公劉禹錫詩俯仰可卒歲厚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何必謀

二頃厚史記蘇秦使我有負郭田

貧家淨掃地一首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

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厚社詩一飯春

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媮慎勿用勞新次公晉書荀勗常在

感我如薰猶厚左傳曰一薰一

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度厚衡石者秤也銖黍言一銖一黍

中隱堂詩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

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

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

甚勤因為作此詩厚前此理志京兆尹縣十一其曰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

丁令威云城郭故人民非
鑿石清泉激開野鶴飛

古詩云山川長是昔人非
晨飛退君吾又念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脩鱗坡垂似伏螭
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

古嗟生晚
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

汗君袍
歸又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淄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
依欣慰遠客皎皎似

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墜芳歲徂春深
桃杏亂笑汝益羈

孤
蕭吹汝急竟如此託只地絕少而又前晚堂前乃有一株

之見其子峻立宅謂曰善為之母令笑故拙謝希遠賦云窮孤近進

介不羣之京

擊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墻
子何年別月氏墻而官切注云江

遷
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潛然

都城更幾姓
到處有殘碑古隧埋

信民夏英公疎古文四聲韻序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形

費金貴响樓何須到韓公浪自悲

南溪之南竹村中新構一節堂
予以其所處最

為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南溪之南竹村中新構一節堂予以其所處最

為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為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為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

晉史郭文少愛山水傍名山歷華陰之崖大辟山中努力各無人之地倚木於柱苦覆於其上而居焉無辭郭時猛獸為暴入屋信人而之

詩更欲尋林樹喧喧甘猛虎隱几類如病忘言兀自瘖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路焉似喪茆茨追上古

其耦又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冠蓋謝當今曉夢猿呼覺秋懷鳥

李斯信堯舜等校不剪深應逢綠之叟扣戶衣抽簪

仙次公唐人中年有禪師君南岳忽見一物綠毛覆体人行而前師曰亦何時至此其物曰尔知晉宋乎尔不知魏風乎我前亂也

秀州僧本堂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嘗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

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

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

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

恐莫見况肯從我為

皆不免於動也如鳥之囚如馬之係本亦如靜矣而鳥不忘飛馬當念馳未嘗无意於動也其不能自勝於囚繫之間不若听其飛馳矣

故厭事在動為之中既已厭之矣及其无事之間則又悲也貧賤之勞形与富貴之疲神曷嘗靜而无事哉乃更謂本堂之為此堂將以告誰而能靜也

能靜猶是之人從之猶不可而况從我輩乎觀此亦以譏本堂之在人間亦不能終靜也

石蒼舒醉墨堂

子仁蒼舒京兆人字才美善行草人謂得草聖三昧官為承事郎通判保安軍

嘗為丞相級郡口公

人生識字憂患始

次公杜詩子雲識字終投閣

姓名粗記可以休

續項

時季書不成其季父梁怒之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不足季請季乃人敵

何用草書誇神速

厚杜

歌行總角草書又神

開卷愜悅令人愁

次公張衡賦神愜悅

詩况總我嗜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

有至樂適意無異道送遊次公遊遊子自至近者作堂名醉

墨如飲美酒銷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

羞蘇柳子學於崔黯曰云兄入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君

於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厚唐長沙僧懷素好草書

興來一揮百紙盡次公杜甫八哀詩言駿馬倏忽踏九

州我書意造本無法師曹景宗為人自恃高勝書點畫信手

煩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比日藏收不減鍾張

君自足蘇王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下方

羅趙我亦優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

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綸素充衾裯張伯英臨池

次韻子由綠筠堂在熙寧元年戊申作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燾亂蘇軾宋子京詩月

影萬夫長蘇杜牧賦賦竹林外裏兮十谷鳥驚其響山蜂

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牕涼蘇陶潛云夏月虛閑高卧

傳克俞濟源草堂蘇軾克俞俞字欽之子也

微官共有田園興蘇陶淵明歸去來老罷方尋隱退廬栽

種成陰十年事蘇史記十年之倉皇求買萬金無先生卜

築臨清濟蘇衡按洞天福地記濟源出喬木如今似畫圖

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蘇後漢方技傳費長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蘇軾後漢逸民傳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符蘇軾後漢逸民傳

蘇軾後漢逸民傳

入城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卧龍蟠屈岸

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

乃魯列士不吝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張君眼力觀天

奧次公退之詩文字虧天巧能遣荆榛化堂宇持願宴坐不出門莊子

卧看雲煙變風雨笋如玉筋堪如簪強飲且為山作主

不憂兒輩知此樂與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

明想見新茶如潑乳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者損其歡樂之趣

海會寺清心堂照今作无量壽佛閣西北法

南郭子綦初喪我燻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西來達磨尚求

心厚傳灯錄載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与安師口將心求与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与汝安心竟師達磨西來不立文字

見性悟道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墮淺深兩歲頓為

山水役一溪長照雲霜侵後用寺前之溪發源天日即紛紛

無補竟何事慙愧高人閉戶吟

不用長竿矯繡衣富而南阮貧七月一日北阮盛置酒服皆錦

約長當戶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醱醲渾欲合春來揚

柳不勝垂以公杜詩白頭換更短渾欲不勝簪主人不用忽忽去正是紅梅

着子時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山簡鎮襄陽丁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

狂言屢發次公醒蓋竟說字次公曰母多酌我之乃酒如

狂言屢發次公醒狂言其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人面天然白江傳灯錄丹霞見石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

飛雲來北固檻前脩竹憶南屏次公此固潤州山也蓋先生

六朝興廢餘立壠金陵王氣莫然似千尋鎖沉江底一片降

空使姦雄笑寧馨次公好雅言

蘇州姚氏二瑞堂姚氏世以孝稱在應寧六

君不見董邵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

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蘇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家

中奴以哺其兒之不食焉則以置覆之韓愈為作董生行云壽州屬

蘇有之曹唐貞元年時縣人董行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人曰嗟哉

集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

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安國吳郡圖經云楓天意宛在虞鯨

後厚有鯨在下曰虞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來無價手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次公晉武賜賀循以六尺牀又賀

病夫朝睡足厚夫杜牧之詩平生危坐覺日

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厚孟子古之人行寒衣竹風

下穆然中微涼厚其風中人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厚忠曰詩桑之鳴鳩得美蔭

困立志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園囷

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厚劉禹錫賦觀物

莊子有一蟬方得

美蔭以忘其身

園林變鳴禽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公觀我生字金出易而使劉禹錫語大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
率詩人使字有來處所謂捨祖而取孫

張安道樂全堂

次公在子樂全之請

列子馭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之
馭風而行冷然善也旬

有五日而後返波於步兵飲酒中
致福者未數之

下多故名士少者全者由是不而止事遂酣飲為常聞步兵厨人善
釀有時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獲松康傳康為中散大夫彈琴

誄詩自足於懷者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於天
琴賦見於文選

莊子聖人維摩丈室空豁然
維摩經言舍利弗來見其室中

王遺三萬二千師子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絃
座來入維摩丈室

厚陶潛蓄素琴一張徽絃不具每玩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
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姿照魚鳥
飾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難曰端委廟堂使百寮任職則臣北狄西戎談笑了如今老
不如瘦馬一立一擊白謂過之

去苦思歸小字龍書寄我詩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

更求虧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為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成子

曰非求益者也譬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

年走蠻荆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閉戶坐八方

在軒庭又如學醫人識病出飽更風雨晦明淫
左傳

氣滿生疾疾陰陽流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明淫心疾跛躄瘖聾首虛實在其

脉靜躁在其情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苟能闕千人

望見知死生為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為道貴日損此

理在既盈
次公老子為字願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

說得益字期切然似作論

杜介熙熙堂

嶠嶠世路最先回窈窕華堂手自開

何曾書怪事

熙熙長覺似春臺

碧玉味方求

旗心已灰

鷓鴣絃鐵撥響如雷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銷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界已分宿

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流繁華真一夢寂寞兩鬢

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

船上人坐穩不知漏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上隱凡人

心與水月涼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

都信繁會千指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

玉宇詩清絕如韋郎

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雪齋

君不見我眉山西雪千里

如井底

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

春風

北望成都

北望成都

春風

春風

言公似替公子成一老來住外風流者此也又云黃公釋老李佛

以治人間熱惱無處洗熱惱又深天詩况无白海擅何能除一切

故向西齋作雪峯我夢扁舟適只越長廊靜院燈如

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怨人牛俱不見者也惟見空庭滿

山雪言謂有詩見寄云林下附青水枯叶

王肇清虛堂公公北阮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定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心如止水聖莊子莫然於流水師

頭山唐正觀中四祖入山見州端坐水中照見萬象敢問堂

中誰隱几隱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頽然成子游持杖前曰何居

之隱几者非昔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渴睡次公村

不免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長疑安石恐

無事也曰先事也曰吾令公厭事可乎勿將一念住清虛為
士與我蓋同耳

趙閱道高齋沈參齋夜話云趙閱道清官歸老三衢作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引退云公高居脚趙清獻公年未七

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二矣退居於甯有溪

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甫起公侍祠不至

其子胤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鳴湯吳越間榮之以代還朝見上顧

問公甚厚以胤提舉浙東內常平以使其養胤浪侍公游抗始公自

抗致仕後人謂公不假修公曰六年當復來至公心底處有高

是道六歲矣抗人德公如見父母以疾還繼

下夢初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
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伊則伊尹臯

功名富貴俱逆旅吾不能禦其去弗
能止悲夫世人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杖地
直為物逆旅耳厚南史陶弘景永明十年晚
事即禪家所講掛冠而去真秋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詳錄
了生死之說

坐看猿狖落吾網，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
龜或問華譚曰：謗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者許由巢父，蒞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耳。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
齊高僧詩：自慙我欲贏糧往問道。不云在子南榮，越之未應舉臂辭盧敖。厚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過一若士，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敖曰：猶黃鵠之為蛟蟲，不亦悲哉。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稀。西南堂獨有西南向，
子仁東坡高云：南堂在州治南一里，俯大江，卧看千帆落淺溪。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
人蓋老者之林也。故作明總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
云：直按先生与王定国書，影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大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

他時雨夜困移床

子仁草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坐厭愁聲點客腸

山家為割千房蜜

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處

不憂門外故人車

掃地燒香閉閣眠

曹國史補曰：韋應物性高潔，鮮簞紋如水。

帳如煙

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

陶子駿佚老堂二首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舊世

後漢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勃然自非當世名人及高士通家者，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入。曰：高明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焉。君累世通家，歟座莫不歎息。

所師夫子乃其後，掛冠不待年

厚陶弘景奉朝請，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亦豈為五斗。

為五斗

厚陶潛為彭澤令，別遣督郵至，更自應束帶見之，潛沒曰：奈何？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歸。

去我歌歸來引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千載信尚友子論

世尚相逢黃卷中孫叔仁傑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不巳願

覽曰古人之為書皆用黃紙以縑氏家訓曰黃卷五經赤軸三史銅板遊齋閣

時一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陶淵明語客云我醉後名不如此

杯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且去矣子仁李白詩我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唐史沈仁傑過太路逢陸道士

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陸道士名脩靜

友善慧遠送客不過虎溪而送脩靜常過焉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為五字

詩仍戴漉酒巾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載之人呼小靖節自

號葛天民援當時呼淵明為靖節先生葛天民則淵明五柳傳云

氏不貽黃屋慶

溪陰堂

白水蒲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

失色公南齊書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春霧消卧看溪南

十畝陰續杜詩飽聞橙木三年

登州孫氏松堂地極其瀦

萬松誰種已縱縱次公杜牧晚晴賦甲刃攢半嶺蒼髯映此

邦露重珠纓蒙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蘇軾詩西郊賦句浮

空兩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牕次公倒景扶桑言日也梁

景在下曰倒景又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于涉豐隆之滂

景張宴注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淮南子曰出於

賜谷入於陽池拂坐待夕烽傳海嶠次公夕烽邊郡有之平安

麗重城歸去踏逢逢次公逢音虎鼓聲也劉禹錫詩鷄人唱

暴下避冷卧北牕不踏曉鼓朝安眠所逢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所治小齋戲作

江湖渺故國厚杜詩白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

束書一東書辛勤二十年以有此屋尺椽亦何有厚退之小兒詩始我來京師

而我常容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有餘援陶潛歸去來云審容膝

拊牀琴動搖弄筆牕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

渠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夢回聞剝啄厚退之剝啄行

誰呼陳趙予厚退之剝啄行通德起挽蔬厚退之剝啄行

添了走沽酒厚退之剝啄行玉盃當啜我厚退之剝啄行

一醉忘其家厚退之剝啄行此身厚退之剝啄行

自遠蔭厚退之剝啄行

厚退之剝啄行

厚退之剝啄行

谷林堂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長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

來適過雨物至如夢夢釋竹真可入霜節已專車厚退之剝啄行

花欲填渠山鴨守呼號路隔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

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厚退之剝啄行

道乃存厚退之剝啄行道人晨起開東軒跌座一醉扶桑暎厚退之剝啄行

厚退之剝啄行

厚退之剝啄行

厚退之剝啄行

木其高万仞日下陰於
賜谷上拂於扶桑也
餘光照我玻璃盃倒射牕几清而温
欲收月魄食日鬼我自日月誰使吞
常以月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呪畢瞑目握固存五色流霞來接一身於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吞月法常以月初時西向叩齒十通呪畢瞑目握固存月也精神仙也在道家言人身中自有日月之神仙也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
次公楞嚴經曰妙精明又曰精明靜妙
兀然灰槁照不戒
經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
妙湛惣持不動尊
次公楞嚴經曰妙湛惣持不動尊
然真入不二門
法門時維摩詰默然无言文殊師利致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言語是入不二法門也
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
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言語是入不二法門也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
對語者也
諸方人人把雷電
也禪家謂擊電之機是已

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惣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旨同與瞻曰將无同我咨嗟良久即命斝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德中吳越王錢氏建旧額南塔寺治平中改今額

城南鐘鼓闌清新端為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
次公或云鏡空堂張安道之堂也未詳但先生有和體上人詩云一掃鏡空老始知圓澤賢

人紅英掃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
次公楞嚴經云甚然寂照

明年作寒食
次公歲時記去冬冬後一百
杏花曾與此翁鄰
次公退之杏花詩云居鄰北郭占寺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發應思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
續司馬相如家
卷藏天祿吞石渠
次公天祿石渠皆漢閣名乃藏書也今

豈惟鄴侯二萬軸
厚韓詩鄴侯

三萬家
家有世南行祕書後國朝雜事唐太宗出幸有司則載書

兒童拍手笑何事次公李白詩哀陽小兒齊拍手欄階爭唱白

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續蔡邕入吳得王充論

且與揚雄說奇字奇字注古文之異者也

江縈山碧玉環次公劉禹錫詩竹含天籟下有老龍千古閑

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為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

玉函寶方何用讀次公西陽雜俎開元大旱

腹中張良封爵侯腹中張良封爵侯

池之側凡七日水縮數尺其竟化老人求救於孫思邈思邈謂曰我

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

不許妄傳今急矣固无所捨有頃捧方至思邈曰尔但延无慮目濠

是池水數日溢岸或曰張氏實有逢龍化老人之事亦借此用之濠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梁空復五車多次公惠子嘗遊於濠梁之上北上從來一編足

出西漢張良傳良嘗遊圯上見一老父

間燕言仁義則父為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任班固云士相與言仁

義於間燕是非安可無孟子子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

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非非是是近乎諛非非近乎訕

叔非之堂記也先生用其說起意以為此詩當為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為阮嗣

宗藏否兩含糊次公感麟翁指孔子也為劉君有家學三

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厚諸大車陳古紬史行天誅紬音

去去聲前侯司馬通為大史較如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鸚立時

四顧何由擾群狐左傳羊舌職曰禹願君置座右後漢

人不善自遠祖善人不善人遠

此語禹所謨次公意謂劉壯輿之季議論今古紬緝緝史

銘者少不迷其明鑑之內又如秋鷲之立彼小人如羣狐者何能擾我

哉而乃以是名堂異乎歐陽子之非其論乃似游平坦途不為

物齟齬而已先生於是勉而處之曰禹言子思日彼

致宜好善言而稱揚善人使不善者自遠當季禹也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西陵有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勢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
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去年二改堂傾歲二扶追思
猶各呂感歎亦憐朱時朱太守為公築此堂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
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三遊洞有許夷陵圖經後有公題處故老問行
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權娛寄語公知否
還須數倒壺此初年出蜀時作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三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四

城郭 詩二首

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

石鼻城石鼻在泝水之北

平時戰國今無在

石鼻寨先生前注即武成鎮也戰國

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

獨穿暗月朦朧哀愁渡奔河蒼茫間

石鼻寨先生前注即武成鎮也戰國

邊脩竹水潺潺

芙蓉城

并引任時元豐元年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二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

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按公按胡微之

馬虞部負外郎止路之少子載其所遇周事甚詳人用其傳

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迷憊君能往否遂從之

但竟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溜怪石殿

閣金碧相照遂為君自東廂門入猶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

有三樓相視而聲亦甚雄麗廊間半別周忽入君少留須臾

周向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雖已息奈情何於是

拊掌而去遂巡東郭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

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笑下

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

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

姓曰為我同若感其事作詩遺周云

芙蓉城中花宜真

離思花真

誰其主者石與丁

總石

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者芙蓉
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語忽然騎一素驃去次公張師正括異志載慶
曆中有朝士冒晨起居正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
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
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
將遊何處曰非也諸女御也芙蓉
館主亦時丁已有告頃之聞卒

鍾帽華尹喜石室內有王萊仙經八卷在案上羅三輔黃圖云
未火宮漸基西有西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泊

霞卷千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

炯如微雲淡疎星

厚異間集柳毅之言龍女曰

人自然娥眉而長又退之華

山女詩曰騰紅頰長眉青
霞卷千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
炯如微雲淡疎星

往來三世空鍊形

人方偃仰谷色如生須臾振髮而起即失所

在方寸云此太

陰鍊形人也
竟坐誤讀黃庭經

黃庭經唐人有詩誤緣不是凡心起月黑筠篔簹讀字建竟仙家寶

曰黃庭內經昔有仙人誤讀向字滿居下界第又按道藏有黃庭內
經一卷

天門夜開飛爽靈

翠被冷落淒餘馨因

俗緣千劫磨不盡

師僧圓澤傳俗緣
翠被冷落淒餘馨因

過緱山朝帝廷

不其詳由此倏去不來者數日

蕭瑟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

忽然而

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冷
此以言周初至時事竟卿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
笙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告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於蘇氏山頭果與仙宮洞房本不荷夢中同躡

白鶴駐山頭峯手謝時人而去

鳳皇翎次公杜詩嘆兩鳳皇翎而其事則徑度萬里如奔霆

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次公下樓亭人則曲

風鏘然韻流鈴人經云擲火刀里流鈴八遙樓飛步高鈴嶼仙

醒次公莊周夢為胡蝶而遂然芳卿寄謝空丁寧周命若登

東廂之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樓君

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可十五谷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

曰此芳卿也與我最一朝覆水不反餅羅巾別淚空焚熒

相愛芳卿蓋其字耳次公此言竟去而感歎之也李白詩覆水却收不諱杯又云水覆鼠

時葉落羅衣一半班春風花開秋葉寒厚祭天長恨歌云春風

浮萍曾善權退之詩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佳穀生蝗蚘

身如蝗蚘之賦佳穀也子仁黃庭內景云三庭在穀生蝗蚘從渠

一念三千齡次公楊妃外傳云由此一念當復墮下界神神

女郎游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三千年矣續齊諧記曰桂陽城武

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夕日織女渡河諸仙悉

宮吾向已故召不得傳向尔別笑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下

人間尹與邢次公漢武帝時尹夫人与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

邢來前尹見之曰非邢身也其非也乃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也乃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青城人自生以來已歷三千年矣或云尹作伊蓋伊指為邢和璞

同時二人故云尹邢二夫人非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變風止乎礼

意也批正是二夫人耳謂彼自墮落勿効尤也

壁塢詩一首

鄱塢次公此塢在鄱縣董卓各之曰萬歲塢憲安前

衣中甲厚行何懼任董卓傳卓義發以越騎校尉伍子忽卓凶

布謀誅卓今季以戰刺之表甲不塢喪金多退足憑援卓死塢
入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中珍藏有
銀八三萬斤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顯蓋卓素
尸於市天熱脂流於地守尸克肥燒誅
使燃火置臍脂於光明詩曙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
春在先生杖屨中揚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階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德公南郡襄陽人也
府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秋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
德操嘗謂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往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
元直向去當未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
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田圃詩八首

東坡八首

并序 大率皆田中樂易之語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

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
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屢幾來歲之
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頽垣而蓬蒿誰能損筋力歲

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

土不膏次公國語云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子微博物志

喟焉釋耒歎我廩何時高唐文荒田雖浪莽師陶淵明詩高庫各有適下濕種秔稌東原

蔣棗粟江南有蜀士次公江南大江之南也蜀士意謂王文甫

在黃州謫居時蓋嘗與文甫往還矣穠肥穠肥為縣人居於武昌先生

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來為風濤所隔不能

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

黍至數日不厭乃此也

橫逸

仲達談助云竹根曰鞭養葉平竹謂曰鞭多仍須卜佳處規

以安我室

以安我室

次公規字如東方朔諫起上林書曰家童燒枯草走

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以

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

次公論語顏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

左傳云有汾澮以流其

去為柯氏陂十畝魚鰕會歲旱泉亦

竭枯萍粘破塊

次公風不鳴

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

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

次公泥坊底

一寸

嗟獨在雪芽何時動

蜀人貴芽

春澤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

次公我能數則自初種而

毛空暗

春澤鍼水聞好語

蜀人以細雨為雨毛稻初

分秧及初夏漸

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

珠垂縷

秋來霜穗重顛倒

相撐拄但聞畦壟間

蜀中稻熟時

如風雨間如小燈狀而不害相

新春便入甌玉粒照筐筥

子左傳云筐筥錡釜

我父食官

倉紅腐等泥土

次公云書大倉之

行當知此味口腹已吾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粟紅腐而不可食

麥庶可望投

種未踰月覆塊已蒼蒼

農父告我言勿使苗葉昌

君欲

富餅餌要須縱牛羊

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種

種棗期可剝

次公詩七月云八月剝棗

刺之為義剝落而取

期可斲

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

次公十年

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電

舊聞李衡奴

種

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

官居在瀟岳

遣我三寸柑

遣我三寸柑

次公杜詩云二

照坐光卓坐百栽儻可致當

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

青黃垂屋角

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子仁按先生去秦太虛書云有潘生者作酒房樊口神小舟徑至谷下村

酒亦醉即此也郭生本將種漢書朱虛侯劉章侍高后宴潘子蓋潘邠老云

法行盜取奉陵宮女无双以与王仙客為妻竟死者數人押牙亦自勿事詳見麗情集家有十畝竹無時容

叩門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

食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杜拾遺子美也有詩云梅熟許同朱若與松高擬對阮生論蓋

弟昆在成都浣花溪上所居之時与朱阮二人遊則先生意自比老杜以朱阮比三子矣吾師小子夏四海皆

馬生本窮士恩文曰志林云杞人馬正卿字夢得作太享正清苦有氣節孝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書杜

買山錢李南史王秀之云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妨賢路我

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羶次公

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上刮龜毛謬語也

獲千次公大率先生是詩八篇皆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

宗族詩五首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次公暗使李白詩兒文嬉笑牽人衣我欲嗔小兒

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

蓋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妻以指酒毀器諫

日君酒太過非稱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

神自誓且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

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終不

可听仍引酒御肉類然復醉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明遠寄鶴賦歲崢嶸而催莫又坐撥

老村贈鮮于京兆詩旅食歲崢嶸

寒灰聽雨聲，透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詩可親嗟予潦倒無歸日。次公杜詩多才令汝蹉跎已半生。

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長檠。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擢

言兩目眩昏頭雪白，此時提學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

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朱翠，吁嗟世事无不然。播伯君看短檠弃

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厚後漢夏馥傳馥以

被評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剪須髮形為治家傭。親突煙

炭形兒毀瘁弟淨於洛陽市中，遇馥不識問其言。蓋乃竟而拜之，永

夜思家在何處，次公柳子厚詩隱憂倦求夜又退殘年知汝遠

來情，次公杜詩看射猛虎終殘年又退之畏人默坐成癡鈍

馮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蓬自陳問舊驚呼半死

生，厚杜詩訪舊半為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饑鼠上燈檠。

批颯段註欠考

海第汝為中酒味，續言人下第詩吟詩我作忍饑聲。子七

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買牛賣刀買犢。太守令民賣劍

洲中奴長足為生，續三國志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

木奴歲可得綸，千疋足用矣大詔一施何緣鼓。次公退之詩大

不受檠，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注檠正弓之器已覺翻翻

冬至日贈安節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次公韓嬰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

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閱凋謝，白髮催衰疾。瞻

前惟兄三顧後，子由次公唐李友傳李華作二近者隔

濤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憶汝總角

時，千朋曰詩啼笑為梨栗。續淵明責子詩通子今來能慷慨

皮詩卷九

志氣堅鐵石

宋璟疑其鐵腸石心

諸心行復爾世事何時

畢

如此世事无有穷尺也

詩成却超然老淚不成滴

婦女詩十一首

薄命佳人

白樂天陵園妾云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命奈何

雙頰凝酥髮抹漆

因衝冷作凝酥

眼光入簾珠的皪

詩的皪沉珠淵以公先生詩集一本

故將白練作仙衣

齊夜話

兒癡

養源李太白詩楚

無限閑愁揔未知自古佳人多命

薄

字仁古來府

閉門春盡楊花落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

兩足如霜不穿屨

續李白詩屨上足縷沙

鬢髮絲穿打

字書片同楷字目於絲穿下無義村說文曰縷之

持緯者絲穿打言

蓬背障前走風雨老邊宮粧傳父祖

厚子

吳王濞也杜牧之詩老濞即山嶽

至今遺民悲故主蒼溪

楊柳初飛絮

照溪盡眉渡溪去逢郎樵歸相媚嫵不信

姬姜有齊魯

程齊女姜姓魯女姬姓古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烏府先生鐵作肝

續漢御史中列初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

顛也為御

霜風卷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故點紅燈

雪裏看它日

鄰先有約續樂天烏元八卜鄰詩云明月待君

投綬我休官如今且作華陽服

厚句曲山三十六洞天第一

醉唱儂家七返丹

厚句曲山三十六洞天第一

所居故了畢厚呂仙翁詞云七返不丹在人先須煉銀字敬道

知華陽服為歌者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著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姪兒未暮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 續樂天不巨忘情吟引姪兒未暮而夭云

之素慘然立且拜婉亦有辭人畢涕下子聞素言亦慙嘿不能對且命反袂遂作不能忘情吟

玄厚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阿奴絡秀不同

老 晉書周伯仁母李氏自絡秀少時伯仁父夜求為妾生伯仁及嵩護嘗冬至置酒絡秀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无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焉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

目天女維摩總解禪 明神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遊戲菩薩之

也神通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

山去 蓬萊方丈瀛洲也神不作巫陽雲雨仙

遊高唐忘而盈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也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之暮之陽臺之下吹公樂天和夢得遊春詩縹緲雲雨仙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

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

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二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

記之 喻按白鶴故居嘉祐寺在歸善縣西林行窠又存寺之西即林媪也

縹帶細枝出絳房 厚村收之詩醉折梨園縹帶花又李商隱詩

縹帶細枝出絳房 厚村收之詩醉折梨園縹帶花又李商隱詩

縹帶細枝出絳房 厚村收之詩醉折梨園縹帶花又李商隱詩

縹帶細枝出絳房 厚村收之詩醉折梨園縹帶花又李商隱詩

縹帶細枝出絳房 厚村收之詩醉折梨園縹帶花又李商隱詩

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杜子美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奉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畧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論語苗而不秀者有以夫

不使童烏與我玄子育

傷心一念償前

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大乘禪取上乘禪之論

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次公一念三生皆出佛書白樂天云世說

夜燈勤禮塔中仙杜詩共醉夜燈勤禮塔中仙

歸卧竹根無遠近杜詩共醉夜燈勤禮塔中仙

昭君村子仁杜詩若道巫山女粗醜安得此有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鮑參軍詩云生為漢人言生女作門楣

橫安可知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

何如低唱兩三盃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秀才買得覺太尉家妓遇雪陶取雪水

身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麗人安得此但能莫嫌衰

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

客肯言才總文君司馬相如妻主有瑣窗各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樂遊於兔園命鄒生召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先生自

注云聊答來句又取婦人而已罪過之

戲贈田辯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子

此暗用司馬相如琴心挑卓文君事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

窻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

空教明月照人歸

一一窻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夫香滿袂人知否

曾到旃檀小殿來

仙道詩十六首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

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

樂有餘白酒讓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西

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

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按王

會回仙碑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入仙白酒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向之語无不通矣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无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晉詩贈子乃肇帝上榴皮屈字題於菴壁

世俗何知窮是病厚史記原憲傳子貢見原憲攝敝衣冠神仙

可學道之餘唐天師著神卷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

不見素書

張氏說復進老父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

書乃太公兵法師川黃石公為黃公坡用選例

符離道士晨興際

此遊息一日於乘上題二絕句而去書為大篆法極異或曰此洞

實先生所書也郡人爭刻之以治疾字之刻痕深寸余墨迹不滅

華岳先生尸解餘

厚陳博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預知死日端

谷室中死七日有五色雲繞塞洞口經月不散曾按道書人死形如

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及脫皆尸解也白曰去曰上解夜半

去曰下解向曉向忽見黃庭丹篆句

篆句謂之地下主猶傳青紙小朱書

淒涼雨露二年後

厚祭義兩露所濡君子覆之髮髯塵埃數

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韓愈毛穎傳

呼為中書君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穎免冠謝上見其髮秃

而今不中書耶

張先生并叙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為張氏所養

佯狂垢汙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

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

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

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熟視傳舍者

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

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

次公莊子醉者墜車金

是而况得首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冠不妨

眠養屋流澌爭看浴冰川

竟卿本朝勒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

支寺

人莫測之又揚文公說死士廉豈識桃稚妙妄意稱量未必
曰郭忠恕大寒盤冰而浴士廉豈識桃稚妙妄意稱量未必
然厚朱柳推益州人被喪曳絮人莫測其所為高士廉為長史備禮
治蜀請降皆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
耶

三朵花并叙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五州有異人常戴
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
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
本見惠乃為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蒸砂
石欲其成飯經百歸來且看一宿覺
千劫只名熱沙歸來且看一宿覺
少留一宿時未暇遠尋三朵花
謂一宿竟未暇遠尋三朵花
加餅注引法句經云精神居形內猶雀藏餅中餅破則雀飛去矣
藏經大智度論頌云鳥來入餅中羅穀掩餅口穀穿鳥飛去神明隨

業走異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福既盡則四條深怕井
神識自去以手避之且不可況以羅穀避之可乎

中蛇
邊有四毒蛇欲齧其人且云象前无常立井喻人身樹根喻人命
黑鼠喻晝夜齧樹根喻念之戒四毒蛇喻四大師佛書人有逃死若
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可下上樹則逢二鼠咬藤而不台升四蛇
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故釋子
有無常偈云井底四蛇催命促攀枝二鼠噬
藤傷此是眾生生命及如何昼夜驚忙

試問房陵好事家
贈梁道人
書圖要識先生面

採藥壺公處處過
續後漢費長房傳女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能輒跳入

長房之意其仙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曰日復詣翁乃與
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百酒
笑看金狄手摩挲
厚東漢劉子

老人大父識君友
城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於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見之為一老翁共牽羊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前漢郊祀志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

余老人少君乃言與其父游射處老人造物小兒如子何唐
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父一坐尺驚
杜審言病武平一省候何如答寒盡山中無曆日
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未好無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
中无曆日寒冬不知年十朋地陽集載滕宗諒寄隱者詩序云歷山
有叟无姓名好為歌篇近有人傳
山居書事詩云並向四句同
和詩青翳並綠蓑衣
我敬又有詩云上界真人是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豈如散仙鞭笞鳳凰終日相追陪
者常於市中歌曰踏歌歸來和世間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
檢古人混去不返今人紛來便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
際金銀宮闕高崖峩

贈李道士并叙

駕部負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
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
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

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
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
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
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

厚曹將軍曹霸也杜甫有丹青引贈曹將軍
畫馬詩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

誰知虎頭非癡人
虎頭非癡人
癡人之也
癡人之也

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着勿輿巖石裏

世說

故教世世作黃冠
黃冠道士
黃冠道士
黃冠道士

布襪青鞋弄雲水
此始又李向送魏山人詩浩蕩弄雲海

又云一弄 千年鼻祖守關門 一念還為李直孫 子仁鼻祖指

即溪水 指老聃也按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為周守藏室史周衰遂去至

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 次公孔融書云

過它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樂天為翰林李士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

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負

外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

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著

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

其事又有齊人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

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今數見之元祐

二年十二月今來京師十許日子留之不可曰賀

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

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

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 厚詩曰海 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

驚妻孥覽鏡自嫌欲奔驅結茹窮山啖松腹 厚詩曰海

其家乃為養養將送之置山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昏夜悲數涕

厚樂大詩云昔作少李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兒寄香山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 并叙

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流奔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泣易

盧隱盧秦始皇召以為博方瞳照野清而癯公拾遺記老

五入方瞳玉面擢青筠杖共談天地及五行之精舊引陶弘景一

烟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維却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

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曾垂胡毛也詩所謂

上山如飛噴人扶扶每扶必怒噴東歸有約不敢

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為鳧而乘之得棗

如瓜分我無海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曰臣常遊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柳子厚為蕭悅書曰

龜蒙滿澤春厚太平廣記王表傳麻姑云接待已來東海變來者

地相連東封之所歷也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

悵望雲霞縹渺人批登當時獻佛像有何附奏耶

垂老區區豈為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

正似商山四老人一發謂四皓對高祖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

願供薪水看燒丹卓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曰汝旦夕之費自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

粟飯藜羹問養神女公季白對酒憶賀監詩云四明有狂客風

中物番為松下塵金龜換酒如却憶淚霏巾問養神二字亦語意自

到耳而舊注交引劉禹錫詩撒落功名問養神誤矣劉詩止云玉城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

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全足成之耳

折塵妙質本來空

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樸嚴經云已鄰虛折塵入空者用幾也相合成靈如工

更積微陽一線功

厚樸時記宮中以紅線照夜一燈長耿

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

及公西晉書許邁服一氣千餘息

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次公傳火錄道壽禪師在壽州三峯山有一野人常化作獬形及羅漢善薩天仙等形師告眾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光人

安期生 并叙

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

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

如曾連虞卿皆得道者與

為抱朴子內篇曰安期生者齊萊於海邊鄉人傳世見

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而語三日三夜始皇異之賜之金璧安期留書曰復數千年求我蓬萊山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

編漢書項羽贊曰

不見隆準公

厚前漢帝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李

應如曾仲連抵掌吐長虹

次公史記魯仲連戰國時人折新垣衍帝秦之議罷

寧挹挹泉雄

漢書言項羽長

事既兩大

次公祭

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

厚列仙傳須

忍飢啖柏松

厚列仙傳須

在食縱使偶不死正堪為僕僮陵秋風客也李賀金銅
仙入辭送歌茂陵劉郎秋風客以言望祖猶蟻蜂次高祖也意謂高
武帝葬茂陵而嘗作秋風辭及也祖尚不得見安
期而况武帝哉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暖李少君謂武帝
安期食臣日臣嘗遊海上見
棗大如瓜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

山乃張道陵所寓州合江縣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死
滿山秋葉豈能神

釋老上 詩四十首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卷子由僧

可名各記吳道玄陽翟人工且初名道子
玄宗改名道玄下筆有神官至寧王友

西方真人誰所見人言佛也衣被七寶從雙後厚後倪

當時修道頗辛苦栢生兩肘烏巢肩厚傳河羅云佛於雲山
入定有得鶻於佛頂置

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決

進泉下如道泉眉深目彼誰子澆林彈指性自圓公

躔在益月之昏際非以譬佛之滅度光留故纏以譬佛之離寂滅下而猶

壁遺像父此靈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

傳從橫固已蔑孫鄧微孫知微鄧也春遊古寺拂塵

有如巨鰐吞小鮮正及物類相感志南海有鰐魚其狀

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攜掛其

旁觀自從西行上得此試而記錄一試觀來詩所言及此

南曰若子治大國若烹小鮮

六七尺二邊有齒如劍吳季

始援筆

旁觀自從西行上得此試而記錄一試觀來詩所言及此

讀道藏

唐幽州南縣有太平宮
宮有道藏先朝所賜書也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

之贈崔立之詩戢戢已多如東笥

盛以丹錦囊

師武內傳帝見西王母十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錦

囊帝問此何書曰此五岳真形圖也其文祕禁即令女宋靈寶更取一圖以與帝

以青霞裾

先之乾服子何讓之見一老翁歌讓之遂入丘化

掌關籥蚩尤守其廬

次公王喬字子晉也神仙名蚩尤守禦之狀乘閑

王喬

竊掀攪涉獵豈暇徐

山步獵書記不能寫醇儒

至人悟一

言道集由中虛

道集虛

心閑反自照皎皎如美渠

千

歲厭世去

此公道家存想法當想心如未開蓮花豈

此言乃濛

蔭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直

厚莊子道之真以治天下何暇及

及

天下幽憂吾未除

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未暇治天下也

支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羶鎖

鎖

羶班嗣言貴仁義之羶鎖料得如今似我能過以我厚按先生詩話僕偶問通師子若不然疑其多至何爲矣柳子玉云不過似此詩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二過門問老病死

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向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

川畔待秋深

源曰婦人孕二歲矣五當爲之子天不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

過求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二過門問老病死

彈指頃去來今

存亡

存亡

存亡

存亡

存亡

存亡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闐然無人有
一僧隱几低頭讀書其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
鄰之僧曰此雲間梨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
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
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立客至不舉頭去
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年
復扣門空房但颯颯云已戒無餘佛入无薪盡火不留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

鶴年生子長大便去以常餘父母一雙精白可

夢事過吾何求

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泥出不受外垢蒙清
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鬢茁茁病骨饑坐聽午鍾非詩
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厚歐陽

贈上天竺一辯才師

按蘇轍撰子瞻書歐陽棊書額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南天竺寺有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鶴鵲厚唐裴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南天竺寺有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鶴鵲厚唐裴
不知修何行

碧眼照山谷胡僧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

會男女禮自足高僧傳釋曇如者晉武時人足白於面我有

長頭兒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實為頭角頰時翠玉四歲不

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俱

起走趁奔鹿子仁按子由才塔碑云予兄子瞻中子迨

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狎狂啖魚

肉援京師開寶寺僧俗姓張好誦法華經故等輩呼為張法華其言

次韻僧普見贈

道人曾中水鏡清晉德潤璣見紫廣善談論而奇萬象起戒

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殮落英厚荆詞云夕

黃人間底處有南北竟山六祖曰人有紛紛鴻鴈何曾實

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為求法欲與慧劍加磨礪次公

雲袖新磨山水出霜髭史記貨殖傳刺綉文不

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史記市門言倚市必醜悍

想見橘柚垂空庭次公杜詩空庭故人名在天一角厚杜

相望落落如晨星次公如曉星之相彭城老守何足

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孫

輕多生綺語磨不盡次公綺語尚有死轉詩人情猿吟鶴

本無意次公杜詩江猿應獨吟陸機不知下有行人行空

墻夜雨自清絕次公何遜詩誰使掩挹啼孤悻我欲仙山

子羽新發於礪也出佛書龍礪則在

天傾城之容也次公韓秋風吹夢過淮水史記市門言倚市必醜悍

安厚杜想見橘柚垂空庭次公杜詩空庭故人名在天一角厚杜

次公綺語

次公綺語

次公綺語

次公綺語

撥瑤草

蘇東坡詩亦有梁宋道方期拾瑤草 傾筐

坐歎何時盈

以心詩米之卷 簿書鞭打書填委

真委文墨紛消散

煮茗燒栗宜宵征 乞取摩尼照濁水共

看落月金盆傾

厚杜詩云夜闌接軟語落

書磨公詩後 并叙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馬于逆旅祈宗
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
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應瞋余踏破蒼苔色
其後題云淦水僧寶磨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
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
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磨公本名清戒
俗謂之戒和尚云

磨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餘兩甲子氣壓諸尊宿但

嗟濁惡世

子仁佛書云

不受龍象蹴

象蹴踏非如童 我來

不及見悵望空遺躅霜顛隱白毫

太白筆光相 鎖骨埋

青玉

蘇詩音大士昔於陝州化為偈女以

皆云似達麼隻履

還天竺

厚達麼既入涅槃葬能目小吳城二年後有魏使亦雲自

字偈一洗凡眼肉

子仁肉眼字 壁間餘清詩字勢頗拔俗為吟五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

黑蟻且誦萬遍齊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

首 詩皆活動

眼前擾擾黑虻蜂口角紛紛白唾珠

公此子不見夫唾

如要識吾師無礙處

師文外師和言維

試將燒却看眼無

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露牀二十年續比丘難生在師左右

死得安眠以持戒之鈎早供除之睡蛇既出乃何安眠不出而眼

次韻樂著作伴天慶觀醮是無熱人也子仁云睡蛇本亦无何用鈎與手次韻完國夜飲云

濁世紛紛肯下臨次公史記太史公曰平原君濁世之佳公子

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次公通明殿玉

芒屨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

誰信石頭行路難次公石頭希遷大師也丹霞蓋其嗣馬祖門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名了元鏡州人公久向之游時住持州金山寺公赴杭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義維摩經云能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

傳留到我

此帶閱人如傳舍厚前次世寬鏡傳寶鏡曰美哉

亦悠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
西王帶錦袍九龍能言其兄成文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
西乃餘里或號乃回魏傳灼錄乃回法雲公者號州人也姓張唐貞
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糖霜琥珀可用故
實終未喻於此

撞鍾浮玉山

不次金山

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警效

警效於莊子

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嘿識子振衣忽歸去

次公是年所洽
必振其

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

涪江

盤薦琥珀何似精氣美

言精氣之美

水出龍州城外經綿梓遂言石內嘉慶長次公涪江以言梓州之
江鄉僧必梓州人

龜山辯古

此生念念浮雲改

厚州

詩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如蒼狗
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話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

新河意者後所謂新洛也虜時將之奇爲發運使時計運河謂
之新河出於龜山之背龜山在淮水中故作新河以避淮流之險

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

以公鐵鳳庭中長竿也
杜詩云鐵鳳森翔翔

忽

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聲效羨師遊戲浮漚間笑

我榮枯彈指內嘗茶者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

杜甫謂真諦寺柳師詩問
法看詩心懶身向酒慵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

對次曰五年一夢言
對在黃州五年也

何當來世結香火永與名山供井磴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儼其地地屬金山故

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蒜山在
潤州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詞破作兩大樽

只憂水淺江湖窄

魏子謂莊子曰魏
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无所容非不
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
猶有所容之心也夫

我材瀟灑落無所用

厚曰杜居然成薄
虛名

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

子仁前漢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

稱言上律之又帝謂朔曰使自責反自喜

伯夷子路并為一

後曰東方朔言帝誠得賢士公卿在位若以季

路為執金玉吾伯夷為京兆云云

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

杜陵有布衣老且愚轉地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而契

又為士師三黜也

嗜好酸鹹不相入

字仁退之詩嗜好好向俗殊酸鹹

金山也是不羈

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

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

次公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唐

浮休子 蒜山幸有閑田地

希仲曰樂天集載古桂華曲云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史種兩株招

此無家一客房

次曰口口仙翁詩三千里外無家客五百年來雲水身

張鷟自号浮休子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盤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

試問禪師得飽無

馬福老懷真巧便洋慈兩木更尖新憑師為作鐵門限

厚曰法書要錄載唐智水師筆札求者曰造其門如市所居力限為之穿方乃作鐵門限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

軾得心字

竟卿曰用圓竟經以大緣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為韻泉曰按圖經城內寺院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

智果院在石佛山吳越下錢氏建寺大中祥符中改賜今額又錢塘門外及孤山皆有智果院並錢氏時建

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

盡禪味

師曰維摩結言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灌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

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

我簪

次曰此篇止以佛家本意鋪叙別不用事

送小木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師曰陶淵明歸去來出處會有役漭然都無營

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即歸休師寧

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

不識曰梁武問達磨如何是聖諦弟一義師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

月掛空碧是身如浮雲厚曰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成安可限南北

出岫本無心援陶淵明雲无心而出岫歸亦得林泉有舊

約何年掛餅錫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曰黑月出榜嚴經明還日輪暗還何曾不清明

寸田滿荆棘梨棗無從生蘇曰真諦王天人与許長史書交

何時反吾真厚說苑木偶人謂土偶

歲月今崢嶸次曰鮑照弄鶴賦歲崢嶸

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記鷄鵠未肯化南榮庚

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厚

不樂昇天但服半臂為地仙事出神仙傳故言地行也微服不為顯

服也如孔子微服而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

去獨挾橫江鯨因曰賈誼賦橫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縹曰真洪穹天論曰天地地水轉兩輪厚曰晉天文

行半覆地上半繞地中如車轂之運也五霸之所運運一本作連

帝之所運三王毫端柄一塵九州一塵集毫端功名半幅紙

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錙中容五合陳次曰陳字蓋前漢

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厚
摩經言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色曰杜夜闌接軟語白灰如積雲中有紅麒麟勿
觸紅麒麟作灰維那嗔拱手但默坐墻壁徒諄諄今宵
恨客多汗子白氈巾厚曰南史高昌國多草外有草安如雲中
子美云光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
我身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

厚曰先生以元祐六年離杭召為翰林承旨是年又出守穎州七年徙揚

州此詩乃七年作也故云二年閱三州

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

厚曰卷後次法

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說老芝如雲月

厚曰卷後次法

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開道

愈密吾生如寄耳

厚曰魏文帝樂府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又法苑珠林謝安向支道書云人生如寄何所

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峯何處訪子室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夫禪師病甚不可

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

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之

厚曰壺子不死之則以之為死又示之以天壤季成

敢問老聃所游

厚曰莊子曰老聃所游於物之初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吾游

瑟瑟寒松露骨耿耿老虎垂頭

厚曰錄載蘇子美詩云垂頭

孤坐生若癡虎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遊

厚曰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

扶病江

邊送客

厚曰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杖挈浦口回頭

厚曰杖挈而引其船

老去此生一訣與來明日重游卧聞三老白事

厚曰老去引船

之人也社詩云長年一老
應於汝按拖開頭如有神
半夜南風打頭
夏村詩風急打船頭也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
次詔代北河北也先
江南來見卧雲人

子也 鮑明遠詩
云雲卧恣天行
問禪不契前三語
厚宗門統要无着和尚游五

老僧曰前三後
施佛空留丈六身
厚表宏深記西域天竺一國

色頂中佩日月光变化無方无所不入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

人長文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具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

是遣使天竺
老去山林徒夢想
雨餘鍾鼓更清新
會須一

洗黃茆瘴
厚舊五代史成汭鎮荆門向宰相徐彦若不平街之及

海黃茆瘴不死成和尚蓋談沈曾為僧也沈甚愧之
未用深藏

贈蒲澗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
厚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是
如來是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

佛言優曇鉢花五百年而開花
問師此曲唱誰家
厚傳劉錫風尤

其花極香且有花而无文
已從子美得桃竹
厚昭禪師有盧

皮長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延昭
已從子美得桃竹

神師曰超然向出威音外
足疲勞讚底沙
已從子美得桃竹

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上入不謂予始歸子美詩遺之
厚才曰志林

桃竹葉如棕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杜杜也嶺南人多種此而
燕坐林

不知其為桃竹
不向安期煮棗瓜
厚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在

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
勝遊自古兼支許
厚晉書

住山水各上多居之孫綽李光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
為採松

肪寄一車
厚本草松脂一名服軀身不
寄鄧道士
并詩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為稚川之隸也
鄧道士守安

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跡長二尺許
紹

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韋蘇州
寄

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齋冷忽念山中客
澗

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高僧抄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

煮之立熟如芋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

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一杯羅浮春次公羅浮春先生所自造酒名遠餉採薇客

見清嘯聞月夕援晉書如珉為胡騎所聊戲庵中人空飛本

無迹飛鳥無遺迹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

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烏

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周只郡圖經續記云定慧

縣東祥符中改今額影傳心錄云天台寒山子者本无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岩以其於寒岩中居止得名也

有頌二百余

牛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次公莊子有因於蝸之左角曰蠻

乳燕厚村詩蘇沈紙出癡蠅厚傳對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

不點燈崎嶇真可笑厚傳對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為鼠常留飯憐蛾

不點燈崎嶇真可笑厚傳對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我是小乘僧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次公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本

色羽厚傳對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吹雲千歲根

松花釀仙酒厚傳對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舞空五

木客餽山殮厚傳對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

我

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援南史陶潛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次公晉語叔向言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次公扶桑日出所也劉夢得有詩羅浮半見日事云山不甚高

默坐朱明洞厚茅君內傳羅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此可異也

玉池自生肥續黃庭外景之詞云是蓬萊第七洞也元龍白鶴

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厚詩常恐世間身為酒醉語漏天機相

幽人白骨觀次公標榜嚴經優夜尼沙陀唐白骨觀也

大士甘露戒厚維摩經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戒齊道成

根塵各清淨厚楞嚴經若復一切世間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

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

如已放鷹中夜時掣次公已放鷹之父蓋鷹養而未放則猶未制掣細已曾放之每夜在蕭細輒有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九万物在前我皆見之矣則莫不備於我可以安坐而全受之也

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

儒墨豈相殺予初本無言相殺語可用

閑居蓄百毒次公百毒百藥也藥謂之毒出周禮聚毒藥以供醫事也

救彼跛與盲依山

作陶穴次公陶穴以博砌穴掩此暴骨橫

區又效

一溉厚陸康叔夜養生論夫為稼於易山偏有一溉者後枯也

豈能濟含生力

惡不已厚禮記大道之行力惡其

時哉汝非爭次公尚書時

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

隣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而覆舟者

淨名毗耶中厚維摩經佛言有國名妙喜佛号无

初無往來相二十同在

動是維摩經佛言有國名妙喜佛号无初無往來相二十同在

次公上字當從佛書言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

憑一到東坡界無不動佛

二月八日與黃素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

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以公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閉眼覓黃庭厚

庭外景細上有黃庭下開元注云問疾來三士維摩結示病

疾澆愁有半餅風松時落葉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

山月照君醒皆以游戲偶成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之四

